

吹烟的

台湾·谭谈著



中国·三环出版社

I 258.4
217-c1

吹烟的



农干院 B0010304



谭谈 著

中国·三环出版社

BC101/09

市井存忠义 屠狗有丈夫

一

“顺河铺”位于豫皖边界，只有东西街，没有南北街，是座不算太小的水码头。

顺河铺最脍炙人口的是澡堂。顺河铺的澡堂，除了洗澡，还可以叫酒点菜，犹如饭馆，是以游手好闲之辈，大都由清早泡到三更天。甚而，日以继夜，也不算稀罕事。

——豫皖一带的澡堂，大皆如此。

“喂！酒坛子，又他娘的壶朝天了！”

酒漏子大着舌头招呼绰号“酒坛子”的何九谈——其实，“酒漏子”也是外号，本名与何九谈一样，音同字不同，叫孙九楼。

两人又添上一壶，中间小茶几，除掉菜盘子，空酒壶竟有十只之多。

何九谈与孙九楼也算顺河铺名人，只是有名无实，并非有特殊本领，不过酒量超人，没人敢跟比酒罢了。

有道“一山难容二虎”，何九谈与孙九楼由于酒量相近，谁也不服谁，所以不见面则已，一见面非拼个高下争“酒王”不可。今天，当然也不例外，看样子又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（舅）抬着回家了。

何九谈又喝了一杯道：“煮酒论英雄，哥们也该谈谈天下大势了！”

孙九楼眉毛一扬：“还不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！”

“这么说，东街的‘铁鞋董家’董豫川大爷，西街的‘水缸李家’李皖洲大爷也该分久必合了？”

“屎壳郎撞窗户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没门。”

在座的澡友们不禁耳朵伸过来，因为何九谈与孙九楼所谈的“铁鞋”董豫川、“水缸”李皖洲都是地面上响当当人物。

两人一见引起座上人注意，更加酒助话兴，信口开河，明知说溜了嘴，可能赔掉一条大腿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综合两人的说法，“铁鞋”董家、“水缸”李家的发迹，乃致成仇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一、董豫川与李皖洲一是河南人，一是安徽人，两人早年拜过把兄弟，还一同拉过杆子，走过私盐。

二、五年前，“顺河铺”的瓢巴子万事和老爷子，忽然患了个瘫疾病，好好的人，两条腿就像面条似的，只好金盆洗手，宣布退休，让出码头。

三、覬觎码头的大有人在，万事和为了地方安宁，乃决定各路好汉，公开比武，并通过三种考验，就算是万老爷子的继位人——顺河铺码头当家的了。

四、三种考验，因属江湖秘辛，无人得知，但公开比武，却家喻户晓。结果比武比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一是精于“铁鞋功”的董豫川；一是精于“水缸功”的李皖洲……。

说到这里，捏脚被捏得龇牙裂嘴的毛胡子开了腔。

“二位酒兄！如果能知道董大爷、李大爷哪个较高明，胡子爷就加两壶酒。”

孙九楼哈哈笑道：“难得了别人，却难不倒你家孙爷爷！当然是东街的‘铁鞋’董豫川胜之一筹。”

“放屁！”何九谈眼睛充满了血丝，桌子一拍：“西街的‘水缸’李皖洲比‘铁鞋’董豫川强得多。”

敢情！孙九楼家住东街，内心比较偏向董豫川，何九谈呢？自然是西街落户了。

毛胡子道：“强词夺理没用，要说出番道理才能令人心服口服，是吗？”

最后的“是吗”却是问捏脚的小王了。

小王帮腔的：“胡子爷的酒可不大容易吃呀！”

孙九楼嘿了声道：“酒坛子！哥们不但是酒友，也算臭味相投，难兄难弟，千万可别为了他人的事伤了和气。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？”

“所以……你我哥俩不妨心平气和的谈一谈。”

“行啊！良心话，‘水缸’李家是较高明些。”

孙九楼牛蛋眼一翻：“岂有此理！‘铁鞋’董不是在比

武那天，一铁鞋踢跑了李皖洲个狗吃屎吗？”

“有……有这档子事？但别忘了，‘水缸’李第二回合却占了上风。”

“奶奶的！仗着身边摆了几口水缸，侥幸获胜，不算英雄。”

“这么说，摆水缸胜了不算数了？”

“当然！有道具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董豫川如果不穿铁鞋呢？”

“李皖洲不仗着水缸呢？”

于是，一铁鞋、一水缸，扯起来个没完，但何以穿铁鞋和摆水缸就能战胜对方，却说不出所以然了。

忽然，“烤白果”的小豆子尖着嗓门叫道：“看呀！大闺女来洗澡了。”

——“烤白果”是将白果放在特制铁线罩子中，用炭穴炉烘烤，只要“比剥”一响，白果熟了，红红的白果心就可去壳大快朵颐，清香无比。

大闺女洗澡？任何人都认为是口没遮拦的小豆子说笑话。然而，错错眼，雅座上真的出现了个二十郎当岁极为标致的大闺女。

闺女打扮得很妖娆，上身是墨绿镶黄边的平角衣，下身是线春做的百折长裙，脚上是粉红色洋袜子，足下却蹬了深统小皮靴。——小皮靴那年头即是稀罕物了。

她长得很美，尤其是宝石般的大眼睛，眨呀眨的，透着慧黠，也有点任性，闺女突然小腰儿一插，“哟”了声道：“茶房呢？”

其实，茶房早就站在跟前了。

也许是惊于闺女之美；也许怪事来得太突然，茶房缺嘴刘——并非真的缺嘴，而是嘴缺德起的绰号。

“姑……姑娘！”缺嘴刘说话也结巴了：“这儿是澡堂呀！”

“是啊！”姑娘笑得很甜：“就是来澡堂洗澡的。”

“我的姑奶奶！别说小地方顺河铺，就是开封、安庆二府，也找不到女澡堂。”

“不作兴老娘破个例吗？”

缺嘴刘心想：大闺女自称“老娘”？够泼辣，八成是“混”的了。

偷偷瞄了一眼，不像。第一、“混”的女人哪有如此标致？第二、“混”的女人也没有那股子威风啊！

“威风”？刘缺嘴不识字，用不上气质、风度等文雅字眼，但他却觉得这个大闺女有点不同——不同而已。

大闺女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小……小的姓刘，别人叫我缺嘴。”

“嘴巴上并没有少一块嘛！”

“因……因为小的说话很缺德，是……是外号。”

“但你说话中规中矩的，不见得缺德呀！”

“在姑娘跟前敢吗？”

闺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娘姓唐，闺名十九。”

“唐十九？”

“觉得名字怪了些是吗？”

“有那么一丁点。”

“人家十九岁，当然叫唐十九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有单间吗？”

“有！有！不过……。”

“别不过啦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再说，跑了好多的路，不洗个澡行吗？”

“唐姑娘！那……那就左边倒数第二间——二号房。”

“有盆池吗？”

“有！上海运来的。”

“太棒了。也免得跟臭男人们挤在一起，恶心死人。”

说罢！飞了个娇眼儿，在座的二十来名“澡客”，忙不迭的整理围巾，遮蔽下体，有的脸红脖子粗了。

这也难怪，民国十六年春，豫皖边区，民风朴厚，强悍，如果叫他们挺身而出，拔刀而斗，绝不皱眉，若是大庭广众之下对大闺女露露“身像”，或是口头上占点便宜，那就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一辈子抬不起头了。

当然，这得论地方而言。如果换在窑子或者私门头，像唐十九这等美得象朵花的大闺女，怕不争风吃醋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才怪哩！

唐十九自行去了二号单房，一进单房露出半个脑袋，扬声道：“缺嘴刘！泡壶茶。”

“是！就到了。”

“别忘了找个搓背的。”

缺嘴刘呆了。女人洗男浴室已算空前，找搓背的简直绝后了。

他怔了片刻，看到了钱大个子，他的嘴缺德的毛病又犯了。

“喂！”向着做“下活”的钱大个子道：“你他娘的八辈子烧高香了。”

钱大个子不解的：“哪门子高香？”

“没听大姐儿找搓背的吗？”

钱大个子脸涨得像猪肺：“操你娘！干下活已经够丢人现眼了，给女人搓背？妈的！叫老子死了不能进墓地。”

这也难怪！那年头谈不上女权，男人处处是第一，女人是陪衬，所以男人给女人做下活，连窑子里的大茶壶都不如。

王胡子感慨的：“乱世出妖孽，怎生得了？怎生得了？哎哟！”

敢情捏脚的小王捏到他烂脚丫上了。

小王道：“毛爷！您老发哪门子牢骚？”

“年头变了！女人敢到男人地方洗澡，还叫大个子搓背。天！勿怪道德沦落，人心不古，天下大乱。”

“缺嘴刘！”一名叫张烂眼的小个子道：“记住！如果那妞儿到大池里泡上一泡，可得给老子换水。”

“换水？”

“别沾了一身霉气呀！”

缺嘴刘心里嘟囔着：“妈的！装蒜！妞儿真的大池子泡一泡，你张烂眼不把池子里的水喝干才怪！”

“缺嘴刘！茶还没来哩……”

二号单间传出唐十九的嗝声嗝气。

缺嘴刘一拍脑门子：“这……这该怎的办？”

他真的担心茶送去唐十九正好肉帛相向，光屁股女人虽可大饱眼福，但他极不习惯，又不敢，再加迷信女人身子不

干净会犯冲的。

两个酒鬼指着他鼻子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八成，坛子也好，漏子也罢，都醉得差不多了。

缺嘴刘正感进退两难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走到“烤白果”的小豆子跟前道：“客串下茶房好吗？”

“行哪！剩下的两斤多白果怎么办？”

“刘大哥包销。”

小豆子当然要买茶房的情，再说，十四五岁孩子，也没有那么多忌讳。

泡了壶祁山瓜片，小豆子真的去了二号单间。一挑门帘，却发现唐十九脸红红的——红得象胭脂。一双戴银镯子的白嫩嫩小手，正揉心口呢。

“呀！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哪！”唐十九反而一笑。

敢情，唐十九上澡堂，确确乎破天荒，所以然者，练胆子也。但事过境迁，反而小鹿急跳，有些儿害怕了。

“小弟！缺嘴刘呢？”

“不敢来！怕倒霉。”

“倒霉？为什么？”

“见到不穿衣服的女人赌钱会输，吃水得噎食病，就是走路也会摔斤斗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女人就那样不值钱？”

“当然啦！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。”

“噫！小弟！你居然会掉文！”

“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律，爱迪生发明留声机，詹天佑发明水平挂钩，还有民国肇之男女平等等等……”

唐十九眼睛都听大了。本来豫皖边区，文化低落，十里八里地见不到一个识字人，稀松平常，勿怪唐十九大大意外了？

“小弟！叫什么？”

“小豆子。”

“读过书？”

“读书的人还会烤白果吗？”

“那你哪来的那么多文明词呢？”

“黄家强大哥教的。”

“黄家强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吹烟的。”

唐十九非常诧异，入境随俗，她是了解“吹烟”这一行业是很低贱的。“吹烟”是用竹制的水烟袋。——较一般家庭用的水烟袋为大，供客人吸用，大凡茶馆、酒肆，或是澡堂都是“吹烟”的活动地方。

只要客人一招呼，“吹烟”的就会撅着屁股把烟杆——状若吸管，送到客人嘴边，然后熟练的装上“皮丝烟”，点燃纸媒子，只见客人“呼鲁鲁”喷云吐雾一番，求个一两大枚好打发生活。

“吹烟”这一行较下九流还不如，就是剃头的、修脚的、做下活的都要大他三辈。唐十九心里嘀咕，八成“吹烟”这行道，不凭技术，不靠力气，所以等而下之，让人看不起。

她多少有些失望，本以为很可能碰上有个学问的，想不到小豆子大哥竟是个下三滥。

“先告诉姐姐姓黄的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四五岁。”

“如果说老头子还情有可原，年轻轻的，甚么活不好干，偏偏干了个见人低八代的‘吹烟’的，不要脸。”

“黄大哥是不忘本嘛！”

“不忘本？甚么意思？”

“反正跟你们女人扯不清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别忙呀！”唐十九想了想，笑道：“看你的人蛮规矩的，拜托件事好吗？”

“找搓背的？”

“不！不！替姐姐把风。”

“又不是当强盗，把哪门子风？”

“扯到哪里去了，姐姐要洗澡，你坐在门帘外面，不让人进来。”

小豆子恍然大悟，扮个鬼脸道：“闹了半天，你……你旗竿顶上绑鸡毛——充大胆（掸）啊！”

“别损我好吗？不来了……”

她居然向小豆子撒娇起来。

小豆子不知为何眼圈一红，半晌道：“这年头常走黑道会碰上鬼的，往后千万别再赌强好胜，如果这儿有二百五，会是个何等局面呢？”

小小的人，居然教训起大人，唐十九反而感动，哪里知道，小豆子的身世非常可怜，假若他的姐姐不死，说不定跟唐十九长得一般大了。

他不由自主的给唐十九浴盆内放了水，然后道：“洗罢，洗干净了早走路。”

唐十九沉吟下道：“豆子弟！千万别……别偷看人家。”

“臭美！光屁股，恶心死人啦！”

唐十九嘻嘻一笑，再未吭声。小豆子搬小板凳，坐在门帘外正中间，谁要想进来偷看也不行了。

缺嘴刘端了碗清汤挂面，凑了上来：“小豆子！皇帝不差饿兵，领赏吧！”

小豆子用不着客气，三口两口，一碗清汤挂面吃了个碗朝底。

缺嘴刘压低嗓门道：“白不白？”

“什么白不白？”

“大不大？”

“大你娘的头。”

“小豆子！你……。”

“缺德带冒烟的，俺小豆子要看女人也看个光明磊落。像你们这些王八蛋、假道学、假君子，尤其是那个自叹人心不古，却专门扒灰的……”

赶忙把嘴捂住，差点把“胡子”二字说了出来。

毛胡子气得直翻白眼。原来，此公满口仁义道德，却连媳妇都给泡上啦。气归气，小豆子既未指名道姓，总不能屎锅子硬往自己头上扣啊！

“呀！黄家强大哥来了。”

小豆子眼睛一亮，但见“吹烟的”黄家强捧着长杆水烟袋，弯着腰，一入雅座，先作了个罗圈揖！——八成也是行规。

毛胡子忽然把腰间围巾一掀，手一钩，道：“来！给大爷上烟。”

黄家强一打量毛胡子下身尽露，就知道他存心找岔，但

黄家强还是撅着屁股，满脸堆笑，把烟袋杆子很谨慎的递了过去。

“妈的！一股子臭气。”

“大爷！咱们这个烟袋，不会有臭味的。”

“难道老子的鼻子有毛病？”

“大爷！吸一口就清楚了。”

“嗯！”三角眼转了转，嘴巴衔住烟管了。

黄家强先由烟筒掐出一撮皮丝烟，往烟管口一捺，这才吹着了纸媒子，凑在烟管口。忽然，毛胡子“哇！”的一声，烟油子吐了黄家强满头满脸。

“狗操的，烟袋不通通害得老子吃苦水，找死啊？”

“啪！”“啪！”两个耳光，打得黄家强满嘴流血。

小豆子大吼一声“拚了”——一头扑了过去，小豆子心里有数，他只顾嘴巴痛快，得罪了毛胡子，家强却替他背了黑锅。

蓦地！小豆子后腰一紧，一抬头，原来是唐十九抓住了裤腰带。

唐十九甚么时候出来的，几几乎没人看到，毛胡子大吃一惊，他不是惊别的，而是丑态毕露，有辱他的“君子”风度。

脸皮红得象柿子似的唐十九，闭着眼睛道：“赖皮！不要脸的骚胡子！给老娘跪下。”

毛胡子大小也是保卫团一名师爷，哪里会把唐十九放在眼里，冷笑声道：“好大口气，不怕风大刮了舌头？”

“舌头？老娘就要看你是人舌头，还是狗舌头。”

一探腰，不知何时手里多了双筷子，说来令人无法置

信，筷子居然夹住毛胡子舌头了。

毛胡子痛得象猪叫，血流满了半幅围巾，小豆子天真的拍起巴掌助起威来。

唐十九筷子一松，喝声道：“不怕夹你的眼珠子就乖乖的做狗爬。”

毛胡子也懂得两手乡下把式，唐十九表演的这一招“筷子夹舌头”，心知遇上了高手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真的跪下了——跪在铺子上，露出半截黑屁股。

“不是跪老娘，跪姓黄的。”

毛胡子急得满头大汗，跪等而下之的“吹烟的”还能在地面上混吗？

“姑奶奶！”毛胡子哭丧着脸道，“就是打死小人，也不能跪吹烟的。”

“吹烟的人格没有你高？”

“差远哩！龟孙子都比他强。何况，在下并非龟孙子。”

“如果姑奶奶刀架在脖子上，你又作何解释呢？”

“这……宁为玉碎，不做瓦全。”

“老娘倒不吃这一套！”

变戏法似的，唐十九手中多了一把刀——镶珠子的刀，寒光逼目，无疑是口宝刀。

刀往毛胡子一架，毛胡子不禁打个冷颤，尽管如此，要他跪在黄家强跟前却也万难，因为，话已经说绝了。

闭起眼睛，大有视死如归之概。

唐十九冷冷的瞥了黄家强一眼，那是说：“看了没有？吹烟的是下三滥的下三滥呀！”

唐十九仍然不信邪，刀子一划把喉管都划破了，毛胡子

居位翻挺不慢。唐十九目不忍再出人命，眼珠子一转，抽冷子抓过黄家强的“水烟袋”欲往毛胡子头上敲。

毛胡子凌厉的叫道：“天呀！这比挖了俺祖坟还要厉害三倍哩！”

毛胡子倒非言过其实。“吹烟的”这门行业，最低贱的是烟袋，如果烟袋打了人，被打的人一辈子别想抬起头——连子子孙孙，也象打了十八层地狱似的。

唐十九不了解“烟袋”有如此大规矩，也不过任性，加上想在顺河铺树威——当然另有深意了。

说时迟，眼看烟袋落到头顶，黄家强却把烟袋闪电般的夺了过去，外人当然不明就里，烟袋拿去再拿来，稀松平常，但当事人的想法却不同了。黄家强万万没料到大闺女竟有三百斤以上力气。唐十九呢？臂力输于黄家强还在其次，最令她难堪的、吃惊的，夺走烟袋，竟而连对方用得甚么方法都没弄清楚，这个人算丢到家了。

“啪”“啪”就是两耳光子。

唐十九羞恼成怒了，可是黄家强仅仅脸色一沉，象刚刚熄灭的电灯泡似的，头低下了，认了。

“你………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………”

“为甚么不还手？”

“还手不是挨得更多吗？”

小豆子接了腔：“唐大姐呀！他就是家强大哥。”

其实，用不着介绍，唐十九早就雪清了。

唐十九一扭头——走了，象阵风，行前，指着毛胡子鼻子道：“老娘住在万记客栈，不服气的话，随时候教。”

弦外有音，分明说给黄家强听。

唐十九背影才一消失，王胡子鬼神随身体似的一个“虎扑”抓住了黄家强，上面拳打，下面脚踢。刹那间，黄家强鼻青脸肿，变成血人。

小豆子“哇”的一声，撒腿就跑。

他为甚么跑呢？

× ×

离顺河铺二里许有座小庙，小庙由于年久失修，破损不堪，庙中既无神像，更谈不上香火，是以当地人称小庙为“无神庙”。

“无神庙”居然有进院子，院内有口土井，一株枣树，此外，露天的偏殿还拴了只没牙齿的老牛和一辆推不动的破车。

正殿计三间，虽是斑斑剥剥，不堪入目，倒是不漏不破，堪避风雨，书中提到的黄家强、小豆子就住在这里。

傍晚，小豆子由澡堂回到“无神庙”了，他没有先去正殿，却至偏殿搂起那头没有牙齿老牛放声痛哭。

牛居然也会流泪，小豆子益发伤心，他因黄家强受辱而难过，更因触及他的身世，伤心不已。

一年前吧！山东的曹县闹旱灾，小豆子一家人——父亲、姐姐、还有他，就架着老牛破车，逃旱荒。

半途中，父亲年老多病，算是寿终，但祸不单行，姐姐却染上瘟疫，也相继死亡。形单影孤的小豆子草草葬埋了一双亲人，开始流浪。

辗转到达顺河铺了，小豆子由于水土不合，长了一身疥疮。别认为疥疮人人都有点，不算大症，可是小豆子疥疮上